解读昆仑野菜

王宗仁

这些年我走南闯北，品尝过许多地方的各种色泽、不同味道的野菜，开了眼界也大饱口福。真正烙于肌肤让我铭记于心的还是那次昆仑野菜宴。 它虽然不是陪我度过青黄不接，也未见得有多少营养能强身健体，但它像通往春天的一个窗口，使我从太阳的光谱中提取希望和热爱的种子，学到了在内地那色彩艳艳、果实累累的菜园里无法得到的东西。

上个世纪中期夏日的某天，我为完成中篇系列报告文学“青藏风景线”的创作，又一次踏进驻在昆仑山下汽车三团的营门。团长姬成录一见面就诙谐地对我说，咱们今天来个忆苦思甜，请你吃糖咽菜，摆野菜宴。我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他笑答，你们在大城市里大鱼大肉吃腻了，来到基层咱随便挖几个野菜尝尝鲜，对你们来说这也是改善伙食。

当天的晚饭是在团部机关灶的小平房里就餐，一进屋我就看见摆了满满一桌饭菜。所有的菜都是野生的，全产自他们营院。姬团长站在主宾位子前一一报菜名：地皮菜、苦苦菜、南瓜菜、枸杞菜、昆仑菜……如果他仅仅报个菜名，这顿野菜宴也就是给我吃野菜的经历增加了几个品种而已。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一边报菜名一边别开生面地给每一种野菜做着注解，我的胃口一下子被他吊了起来，吃出了这些野菜的独特味道。比如介绍到苦苦菜时姬团长说，内地的苦苦菜都是苦味很浓，我们这儿的苦苦菜是苦中有甜，或者说先甜后苦，即使在后苦中仍然有绵绵的微甜。甜与苦融合得均匀，得当，使苦不涩使甜不腻。吃我们的苦苦菜既能使你不忘昔日苦，又能叫你珍惜今日甜。所以有人也把它叫“甜苦菜”；对于枸杞菜，姬团长的介绍使我大长见识，了解了一回高原野菜生长的习性和规律。这里的枸杞菜最显著的特点是个头小，皮厚肉实，吃到嘴里耐嚼，对治疗高血压、耳鸣有特效。高原缺水，风沙不断，枸杞菜为了生存就使自己的枝叶尽量地变得厚实且小，紧紧地巴着地表，有的甚至钻进土里。这样便于汲取地内水分，还能防止风沙的伤害。姬团长对地皮菜的介绍就更生动有趣了，给我留下了难以抹掉的记忆。他说地皮菜在他们家乡叫地然，是一种菌类，自生自灭，形状很像木耳，所以又叫耳朵菜。但是昆仑营院里的地皮菜却不是菌类，长得也不像耳朵。它是一种植物，其样子很像手掌，长而尖的叶子似刀，牢牢地贴着地皮生长，这大概像枸杞菜一样，也是适者生存吧！地皮菜有些微的苦涩，炒时加少量香油，放到嘴里格外爽口。

对野菜有了大致的了解，吃起来感觉就不一样了。每嚼一口我都会想到那些长在昆仑山中的野菜非同寻常的习性及对人体的益处。但是我心里仍然有个疑团没有解开，昆仑山下偌大个世界，为什么单单汽车三团的院子里能长出野草？姬团长听了我的问话，有些云里雾里的感叹，说他们也不明白这里面的蹊跷。

我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5年后。一次我在京城巧遇老高原刘世斌，闲聊中提及昆仑山下军营里野菜的来源，他若有所思地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上世纪50年代末，汽车团有个很有心计的炊事班长，为了破天荒地在高原种出蔬菜，他每年回内地探家返回昆仑山时，都要带上许多菜子，撒在营区。下种的菜子倒是长出了苗，可是经过一场雪或度过一个冬天，绝大多数菜苗就死了。炊事班长并不泄气，铁心种菜不止。直到他复员，离开昆仑山时也没吃上自己种的菜。

刘世斌说，我估摸，你们现在吃的野菜十有八九是那位炊事班长种的菜留下的子孙。

子孙？菜也有子孙，真逗！

我问：就算你说得没错，可炊事班长种的是家菜，我们吃的是野菜呀！

刘世斌说，这有什么奇怪的，青藏高原这地方，气候、土壤与内地差异太大，内地的蔬菜移种过来变种变态是很可能的！你没看在高原上鸟兽同穴的现象吗？内地哪会有！

原来有些野菜是从家菜进化而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其实任何“奇”，都有它之理，奇之源。这便是姬团长和老兵刘帮我解读昆仑野菜的一点收获。

林中小路——摄于上海植物园 王白雪

为您等候

庄索

细节

凡去咨询台询问时，我们总得“先发制人”，以“请问”等词开头来引起服务小姐的注意。大多数情况下，她总要停顿一会儿才不甘心地放下手中的工作，回答我们的问题，我想，这也许是由于“惯性”的缘故吧。

然而那次我去一个商场的咨询台询问路线时，那个忙忙碌碌的服务小姐在我离她还有四五步时就敏感地抬起了头，微笑着等我走过去。我反倒不好意思，一边小跑，一边心中不由激动起来。

“为您等候”也许占用了服务小姐的几秒钟时间，但它带来的惬意与暖意却是久久不退的。

保住这个家

张正华

做护士的女儿近来是更时髦了，服饰、挎包、化妆品都紧随着最时尚的广告，手机也频繁更新，还说要把小外甥送入一所私立小学，理由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学校一年学费可要好几万元啊，就算女婿是医院的副院长，那也仅是工薪族，哪来这么多的钱呢！

我有不祥的预感，就让老伴去探虚实。女儿回答说是炒股赚的，怪事，平日从未听他们谈起股票什么的。我更觉苗头不对。做父母的自然盼望儿孙过上好日子，但原则是钱的来路要正。

那天晚饭后，聊天时我有意谈到股市，可女儿和女婿连行情也讲不清楚，肯定有问题！我内心着急，但思忖此事急不得，于是耐心地替他们算收支账，小夫妻顿时陷入了沉默。我说：“‘一个姑爷半个儿’，这儿都是一家人，说实话我是真担忧，怕你们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做傻事。”“马无野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发。再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被我“道破天机”，女儿索性蛮不讲理了。“放屁，我看即使有事也因你爱慕虚荣而起，如真的东窗事发，第一个哭的就是你！”我厉声指责女儿。女婿毕竟多念几年书，见事已泄漏，他老老实实地说了：原来是他趁购置医疗设备时私拿了回扣。“其实我也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女婿两眼湿润润的。老伴说话了，却说：“这次瞒过，下回不拿就是。”我立即说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细想，如一人出事这家还能安宁吗？受累的有妻儿，我们一双老骨头，还有乡下亲家老夫妻，唉，都完了！”我发自肺腑的劝告打动了女儿，女儿终究是爱家的，利害面前她也醒悟了。只是她说：“有部分钱已经花了怎么办？都怪我不好！”她泪流满面。“这短缺的钱由我们设法补上。”我说完看了老伴一眼，我知晓为保全这个家，这点牺牲老伴也会同意。“爸、妈！”女婿泣不成声，女儿一下扑倒在母亲的怀里……第二天女婿走进了纪委的门……

女婿没了官位，还受了警告处分，但他忧郁了一阵子便又渐渐开朗。我们一家子团聚在一起，仍然充满温馨……

保护消防栓

苏永祁

近来时见媒体报道，沪上屡次发生路边消防栓被撞断，引发“水漫金山”，祸及交通、居民。有的电视节目还为此组织观众就如何保护消防设施献计献策。正在收看的我们老两口，此时不禁异口同声：“可以借用美国的办法！”

原来，去年我俩应邀赴美探亲，曾见美国城市马路两侧人行道的部分道沿上涂有不同颜色，询问得知这是一种管理、警示措施。其涂以红色的约1个多车位的地段，昭示此处专为保护消防设施、保证消防车辆执行公务用的，严禁其他车辆停靠。显然，有了这种管理措施，其他车辆就不会靠近消防栓了。看来，消防安全既要大家重视，还应有管理的办法。

美化市容须如此“一律”吗

金海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都生活在『一律』之中，衣服是一律的灰色中山装；舆论是一律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好』；文艺虽然名为『百花齐放』，其实是一律只许开『大红花』；知识分子一律靠边站。总之，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能有个性。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大解放，喜看今日之中国，不管是思想、行动，还是生活、艺术，都多样化了，可谓色彩缤纷。

然而，我们当今的有些管理者，却运用自己的权力，想把丰富多彩的生活重新拖回到『一律』之中去。前几天，兰州市七里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通知辖区冷饮摊点，统一购置新冰柜，如若不然，则予以取缔；海南乐东县城管局规定『统一太阳伞』，超出限定日期不执行者，采取强制措施。不用城管局指定的太阳伞，就不准出摊。虽然群众怀疑这些规定是在用公权谋取私利，但城管部门的解释，都是名正言顺的『为了美化市容』。

即使如他们所说，统一冰柜、统一太阳伞是为了美化市容，城管部门没有从中赚一分钱、谋一点利，然而，美化市容就必须如此『一律』吗？如果把『美』和『一律』划上了等号，这样的美学思维恐怕只能让人感到可笑。如果一个城市什么都追求『一律』，大楼是一律的式样，外墙是一律的颜色，街心花园是一律的布置，马路上跑着一律的汽车，商店的招牌是一律的设计，这样的城市只能让人感到枯燥和乏味。至于在打点经营小买卖中被迫接受『一律』的百姓心目中，更是只能留下丑陋和厌恶，因为这种强求一律有悖人性化管理，是对多样化个性化的扼杀。

现代的城市确实需要市容美，但首先我们的市容管理者要懂一点美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市容美应当存在于百姓的生活中，应当呈现出多样化，如此，才能跳出那种『强求一律』的庸俗城市美学和霸王城市美学思维。

灯花

今宵灯谜

陈楠

天各一方

（二字教育用语）

昨日谜面：环球气候变暖

（三字文化现象）

谜底：《周易》热（注：别解为“四处都变得热了”；周，四处；易，变易）

谜话

谜萦香港庆回归

乔山浩

香港回归祖国已届十载，灯谜爱好者乘兴赶制香港题材灯谜，以祝贺之忱。

香港，又名香岛、香江。有人就用其别名制成下列灯谜：“香岛啊，香岛”，打江苏地名“连云港”（别解为“连着说香港”；云，作“说话”解）、“香江探亲”，打江苏地名“张家港市”（别解为“探望家人在‘港市’”；张，作动词“看”解）。

香港，素有“购物天堂”的美称，谜家每喜以那里的购物区与名店作为底材，制成饶有情趣之谜。例如：“射击不脱靶”打购物区地名“中环”（环，作“靶环”解）；又如：“十分兴盛”打购物区地名“旺角”（角，别解作辅币，一角为十“分”，故扣）、“驰骋吉隆坡”打“跑马地”（马，别解为“马来西亚”）。打名店的有：“殷墟”打商业区“太古广场”、“爱上层楼”打星级酒店“喜来登”、“走红明星”打美食店“好旺角”（角，作“角儿”解，即名演员）等等。

让人最感兴趣的，莫过于猜香港电影和演艺娱乐圈人士、作家的灯谜了。如：“密语”打影片《无间道》（道，别解为“说”，扣“语”）、“御林军”打电影导演“王家卫”（王，君王；卫，护卫）、“滴滴金”打已故作曲家“黄霑”（谜面为词牌名）、“适”打香港女作家“亦舒”（同义相扣）等，都能让人猜之陶然。

还有一些香港趣谜，一条是：“春秋半百，容颜依旧”，打新词语“五十年不变”；另一条是：“今年元旦不寻常”，打香港称谓“特首”（别解为“特别的岁首”）；尚有一条是：“舒适太太戴墨镜”，打香港传媒“凤凰卫视”，这条谜巧用人名，原来“舒适”和“凤凰”都作老牌影星的名字解，两人后来喜结连理，“卫视”，在此别解为“保护眼睛”，巧思中别有风味。

刺青

弦子

走过街道时，看到一家新开的文身馆，不由勾起了我心底的刺青情结。

一个少年，当它血气方刚之时，内心深处，大概都是有一个江湖梦的。《水浒》中人物、丐帮帮主乔峰等。这些英雄，身上都是有刺青的。花和尚鲁智深肩膀上刺着一朵牡丹，燕青全身刺了101朵色彩各异的花朵，阮小五胸前刺的大约是豹子……那时的英雄，身上刺的不是花朵就是动物图案。那些刺花朵的章节更让人着迷，在中国历史上，艳丽的花朵，从没有哪个时期像那时候那样，焕发出奔放的英雄气息。

也有人刺的不是花朵，而是字。岳飞背上刺的就是“精忠报国”四字。我最早是站在中学校的走廊上听评书《说岳》的，“岳母刺字”一段，感动过无数同学少年。那时的感觉，刺青，刺的不仅仅是皮肤，而是在雕刻灵魂。

人体刺青，是有痛感的，毕竟是在皮肉上做文章，这种痛感，也让人隐隐看到这种艺术的源头。据说，刺青的前身，其实是一种刑法，叫“烙”，又称“型”、“黔”、“墨”等。

是切肤之痛，却又让人乐此不疲，正是刺青的魅力。刺青，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时尚。

罗丹说：“人体是最美的艺术品。”刺青，首先表现在人体的美化。比如遮丑：《水浒》里的九纹龙史进，身上有8处刀枪伤，十分难看，于是就刺了九条青龙把伤疤盖了起来；比如美上加美，浪子燕青的百花绣就赢得了京城名妓李师师的眷恋。现在的女性，文眉、文眼线都是刺青一种。据说欧美国家许多地方把刺青当成“人皮艺术”看待，日本人的文身比例则比我国的还多得多。但刺青对人更多的影响，则是精神层面的。对于男性来说，增加阳刚之美；对于女性来说，则带点挑逗，带点野艳，带点风骚。这些，看似身体的，实则是人的精神追求。

人的身体是美丽的，再加上一幅漂亮的文身图案，就像上帝创造的一件艺术品。但与国外比，文身现阶段在国内还不怎么发达，中国女性除了文眉文眼线，其他部位也很少有刺青。究其原因，可能与前些年的港台剧流行有关。在那些电视剧里，许多黑帮人物身上有刺青，刺青也就变成了非正派人士的标签。其实，刺青根本无关乎人物身份的青红黑白。好在人们现在已开始正视它，城市里越来越多的文身艺术馆在开张就是明证。

刺青在现代还有一个替代品种：喷绘，即将图案喷洒或描画在身体上，可以保持一周左右。这个法子的好处是不伤身体，容易修改，也可随时中止。现在都市青年身上的图案，很多已是喷绘上去的。就其美的创造和对精神的影响，和刺青几乎没有区别。

刺青，是对我们有声语言的一种补充。身体，在微微的刺痛或无痛的状态下绽放。

七夕会 时尚感觉